

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政治心理的中介效应

吕 催 芳 周 永 红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网络政治传播是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个体政治心理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厘清网络政治传播通过何种机理影响青年政治认同是准确解读两者关系的重要步骤。基于对1647名青年的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不同类型网络政治传播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正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有助于增进青年政治认同,负面信息会降低青年政治认同,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则具有双重特征,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是联结网络政治传播和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中介变量。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参与互动空间有助于促进青年主动的建构性认同,对于提升青年政治认同至关重要。

关键词:网络政治传播;青年政治认同;政治心理;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3-0067-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307

形塑青年政治认同是政治传播的基本功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崛起是第三代政治传播产生的标志,在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媒介化社会,网络媒介日益深刻影响青年价值取向,并成为学界直接解释个体政治态度的重要变量。关于网络政治传播对个体政治态度的影响,学界主要基于网络信息接触和网络参与互动视角进行探讨^[1-2],但无论信息接触中信息内容属性还是网络参与互动过程中参与类型均存在一定的性质差异,难以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网络政治传播对个体政治态度的影响是正面效应还是负向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政治文化解释路径相关研究显示,个体自身的政治心理特征,如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等因素不仅是影响个体政治态度的重要变量,也可能在网络政治传播对个体政治态度影响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从而使网络政治传播与个体政治态度发展之间最终呈现较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对中国语境下的网络政治传播与青年政治认同关系进行解读,不仅需要从信息内容属性和参与互动类型方面进行细致梳理,从而厘清网络政治传播场域中青年政治认同的主要来源和具体影响。与此同时,通过政治心理这一中介因素,将网络政治传播与青年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相连接,可以更为准确地呈现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作用过程。

收稿日期:2022-11-23

作者简介:吕催芳(1979—),女,湖南衡阳人,管理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研究。

周永红(1972—),男,湖南武冈人,心理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测量与评估。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政治传播与青年政治认同研究”(16BXW049)。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网络政治传播与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同意与支持^[3],对政治体系的稳定及良性发展至关重要^[4]。个体政治认同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后天习得,学校、大众传媒、家庭均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在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媒介化社会,制度自信始于政治信息并高度依赖媒体,“民众关于政府官员能力和诚意的信念不来自直接经验,而由新闻记者来告知”^[1]。网络政治传播(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指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一切传播活动,通过提供一套权威的媒介意义解释系统和分析框架,促进解释框架内化为目标受众的媒体世界观,从而影响个体政治态度的最终结果,是中国语境下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结构单元^[5]。区别于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政治传播,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政治传播主体和传播意图更为多元化,普通民众既是网络政治传播的受众,也是网络政治传播实践的主体。与此同时,在网络政治传播时代,特别是由公众兴起的网络政治传播,一般都具有清晰的利益诉求和政治需求倾向,网络政治传播既是一种可见的传播活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介入政治生活的过程,融合了“传播”和“参与”两种具体行动^[6],网络政治传播对个体政治认同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政治信息传播,也包括网络参与互动的影响。

然而在网络政治传播与个体政治认同的关系中,无论政治信息传播抑或网络参与互动视角,均形成了乐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两种代表性观点。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政治传播对个体政治认同具有正向影响:首先,网络政治传播有助于增加个体政治知识,提升对政府的积极认知。相较于传统传播媒介,网络政治传播提升了政治知识传播的量与速^[7],有助于公众获得更多的公共信息,增加了公众的政治知识,为青年群体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讨论提供了便利条件^[8],且互联网政治信息获取对政治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力^[9],公众对于政治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在认知与态度上响应官方媒体的宣传,从而形成对国家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认同与信心^[10]。其次,网络政治传播作为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平台,为公众提供相互讨论、表达的机会;增强公众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唤起公众了解和参与我国政治生活、政府工作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促进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顺畅沟通,充分互动;增强民众心理认知层面对官方媒体所传递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的响应与认同,形成彼此认可的共同体共识,从而增进对政治共同体的肯定、支持与认可^[11]⁷⁸,增进个体政治认同的情感基础。区别于乐观主义者对网络政治传播积极影响的肯定,怀疑主义者认为尽管网络政治传播可以通过信息传播机制,为公众政治认同的建立提供必要的认知基础,网络政治传播过程中政府政治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过程在理论上对培育公众政治认同也有积极意义,然而消极的政治信息也可能阻碍公众对政府的积极认知,促进公众政治认同的消解。帕特森认为,正是由于大众媒体较过去更频繁地报道负面新闻,才会持续引发公众对政府以及政策的不满,对互联网使用时长、频率、媒体类型偏好与政治信任间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网络政治传播对青年政治认同的负向影响。研究者发现,网络使用频率愈高,青年群体对政府和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和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就愈低^[12-13]。与此同时,网络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也不能自然“涵化”公众积极的政治态度。一方面,青年群体可以通过网络就社会现状、社会发展、时事发表言论和评论,对于推动舆论监督、民主法治建设,培育积极的公民精神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网络政治舆论出现的极端情绪化倾向,易对社会和谐、党和政府的形象与权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销蚀着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基础^[14]。

上述两种看似存在根本分歧的研究结论主要缘于不同考量对象所致,乐观主义强调网络信息接触中正面信息对个体政治认同认知和情感基础的积极建构作用,怀疑主义则关注网络信息接触中负面信息对个体政治认同认知基础的消极解构作用;针对不同类型网络互动参与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对政治信任的差异化效果:网络政治互动和网络公共参与均对政治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网络政治表达则有助

于提高其政治信任水平^[15]。因此,基于网络信息传播和网络参与互动的多元出口,不能仅仅通过个体的信息接触和参与互动总量判断网络政治传播的实际影响^[8],更需要区分不同信息内容属性和参与互动类型对青年政治认同影响的不同效果。

(二) 政治心理的中介效应

上述乐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研究结论虽有分歧,但分析路径较为相似——从信息内容正负属性和网络参与互动的类型划分对个体政治态度影响的不同效果进行了讨论,然而信息接触、参与互动影响个体政治态度的中间作用机制并未能进行深入探讨。事实上,网络政治传播与个体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个体政治心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厘清网络政治传播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青年政治认同是准确解读两者关系的重要步骤。

已有研究提示,个体政治心理作为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网络信息内容、网络互动参与均可能增加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公民对权力和政治系统的疏离和怀疑态度不利于培养政治认同。阿尔蒙德等人的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政治态度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政治能力意识越强的人,对于政治过程的满意度也越高,更相信提供参与机会的政治系统,也更易于产生对自己所处政治系统的自豪感,个体参与政治的能力感有助于加强系统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对于青年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222-232}。其二,权威价值观是影响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国民众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了权威价值观对个体政治态度的积极形塑作用,如李路路等人基于世界价值观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认为中国人存在较为一致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即偏好、信任并顺从权威政府^[17];张海良和许伟基于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也发现,权威价值观对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权威越服从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18];在网络政治传播过程中,权威价值观是联结媒介信息与受众政治认同的重要中间变量,媒介信息首先影响的应该是受众的权威价值观,或激发、或形成、或转换,继而才影响政治认同^[19],与此同时作为中介变量,权威价值观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还会导致个体对客观信息的认知偏差,具有较强权威价值观的网民一般也越倾向于接收并接受官方政治信息^[20]。

(三) 研究框架: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作用过程

网络政治传播中青年政治认同发展与其所处环境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系统。一方面,网络信源特征、网络参与互动共同构成了影响青年政治认同发展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青年政治认同发展过程中,个体并非消极、被动接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是作为一个积极的、有目的的行动者与周围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网络政治传播对青年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人格和一般性政治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网络政治传播主要基于信息接触(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和参与互动(网络政治互动、网络政治表达、网络公共参与)影响青年政治认同发展结果;其作用方式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前者指信息接触或参与互动对青年政治认同的直接作用,后者指信息接触或参与互动借助于个体政治心理特征(政治效能感、权威价值观)来影响青年政治认同。具体详见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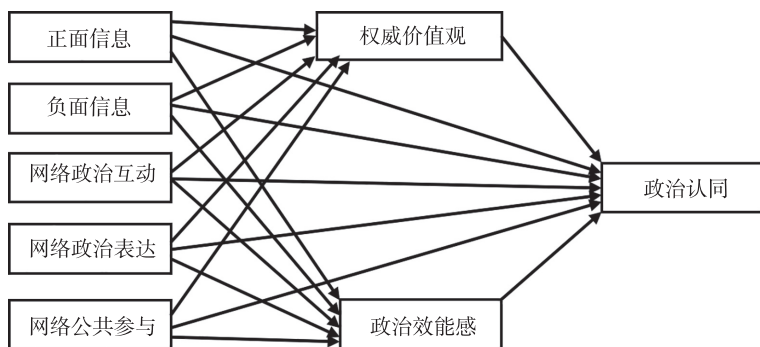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图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20年9—10月的“网络使用与价值观”网络调查。被试年龄范围为20—35岁,从答题时长、连续多题同一答案等对回收问卷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人工检验和筛选,最后用于本文研究有效样本共1647份,其中女性826人,占50.2%,男性821人,占49.8%;在学历分布上,本科及以上学历1001人,占60.8%,本科以下学历646人,占39.2%。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政治认同,参考已有研究^{[21-22]26,4-6},通过以下七个题项考察青年政治认同水平:“此次疫情处置我们的国家虽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秩序井然,欣欣向荣”“我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如果政策符合大部分人利益,即使违背自己利益也应当支持”“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很自豪生活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我有义务支持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因子分析提取了一个公因子,可解释42.62%的变异量,信度校验显示7个题项的 α 系数为0.77,其中前两题为政府绩效评价,后三题为制度自信水平,中间两题则为集体主义倾向。

2. 自变量

信息接触是网络政治传播中青年政治认同生成的重要来源,本文以问题“您上网时主要关注下列哪些内容”考察青年网络信息接触类型,备选项包括:“两会”/中央党政机关与工作人员的相关报道、社会伦理道德社会纠纷、强调社会和谐稳定/拥护党和政府的各种报道、娱乐体育新闻报道、党政机关腐败和违法乱纪报道、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报道。被试者可在上述备选中任意选择,最多可选5个。参考已有研究^{[23]173-175},将信息接触类型细化为正面信息、负面信息、中性信息。其中“两会”/中央党政机关与工作人员的相关报道、强调社会和谐稳定/拥护党和政府的各种报道有助于对政府绩效的积极认知。这两个备选项被视为正面新闻信息;社会伦理道德社会纠纷、党政机关腐败和违法乱纪报道这些事件大多以舆情事件或反转新闻的方式出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众的政治信任,这两个选项可被视为负面新闻信息;娱乐体育新闻、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报道备选项所涉及的信息对于政府认知没有明确的正向或负向指向,故这两个备选项可视为中性新闻信息。中性信息不在本文主要关注范围,故从正面信息、负面信息两种类型对上述选项的出现次数分值进行汇总统计,“1=出现,0=不出现”,最后形成0-2分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得分,得分越高,代表此类型信息接触越频繁。

参与互动也是网络政治传播中青年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参考已有研究^[1],通过“浏览朋友推荐的新闻链接”等14个题项测量青年网络参与互动行为,对14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3个公因子,可解释62.51%的变异量,14个题项的因子载荷数值处于0.507~0.790之间,均高于0.4的一般建议标准。但题项5、6同时在因子1和2上具有较大的负荷,题项12、14同时在因子2和3上具有较大的负荷,荷载系数均高于0.4。说明这4个条目区分度不强,依次删除5、6、12、14题,即“在QQ群、微信群、博客、个人空间、朋友圈发表对某一时事或新闻的评论”“在QQ群、微信群、博客、个人空间、朋友圈转发自己感兴趣的新闻链接”“在网上参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调研”“就某一政策或事件在政府相关门户网站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对删除后的10个题项再次进行因素分析,提取了3个公因子,可解释66.41%的变异量。10个题项的因子载荷数值处于0.698~0.814之间,均高于0.4的一般建议标准,能

有效反映“网络参与互动”同一构念。其中第一个因子包含“浏览朋友推荐的新闻链接”“浏览网友推荐的新闻链接”“给朋友推荐自己感兴趣的新闻链接”“给好友群推荐自己感兴趣的新闻链接”四个题项,主要涉及网络信息获取和互动,故命名为“网络政治互动”。第二个因子包含“去相关论坛发帖或跟帖表达自己对某一时事或新闻的看法”“在相关论坛参与时事热点的讨论”“点击同意或不同意参与对某新闻的投票”三个题项,主要涉及政治态度表达范畴,故命名为“网络政治表达”。第三个因子包含“与政策相关人士进行网络对话”“在网上曝光政府部门或官员的不良作为”“就某一时事发起网络投票”三个题项,主要涉及个体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活动,故命名为“网络公共参与”。“网络公共参与”“网络政治互动”和“网络政治表达”三个因子能较好地反映中国语境下网络政治传播场域中青年网络参与互动类型,采用克隆巴赫 α 系数进行信度校验,分析结果显示,10 个题项的 α 系数为 0.86。

3. 中介变量

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是分析框架中的重要中介变量,参考已有研究^[19],通过“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三个问题评价青年的权威价值观;通过“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政治事务”“对于社会上所发生的公共事务我能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三个题项评价政治效能感;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 α 系数分别为 0.67 和 0.73。

(三) 分析步骤与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数据进行共同偏差检验;第二部分是信息接触、参与互动、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等主要变量对政治认同的基础回归;第三部分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厘清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作用过程和因果机制。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 数据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本研究数据来源相同,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而在数据分析之前先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4]。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有 6 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只有 13.33%,所有项目抽取公因子的数量大于 1,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允许范围内,研究结果没有受到严重干扰。

(二) 基础回归

以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以正面信息、负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网络政治表达、网络公共参与、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为自变量,对政治认同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模型 A1、A2、A3 分别为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政治认同的回归分析模型。

表 1 青年政治认同的基础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A1	A2	A3
年龄	0.02	-0.02	-0.07*
性别	-0.02	-0.04	-0.05*
教育程度	-0.02	-0.04	-0.04
正面信息		0.19***	0.16***

续表1

预测变量	A1	A2	A3
负面信息		-0.05	-0.05 [*]
网络政治互动		0.14 ^{***}	0.10 ^{**}
网络政治表达		-0.06	-0.09 [*]
网络公共参与		0.02	-0.03
权威价值观			0.23 ^{***}
政治效能感			0.12 ^{***}
R^2	0.00	0.06	0.12
ΔR^2		0.06	0.06
F	0.76	13.37 ^{***}	22.28 ^{***}

说明: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性别的参照类为女性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对中国青年政治认同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强的被试者政治认同水平更高。第二,正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对青年政治认同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模型 A2、A3 结果显示,在将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纳入模型后,尽管正面信息和网络政治互动对政治认同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正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是网络政治传播中青年政治认同得以提升的重要来源。第三,负面信息、网络政治表达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情境变化性,从模型 A2 结果来看,负面信息、网络政治表达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将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纳入模型 A3 后,负面信息对政治认同的影响虽然微弱,但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p=0.048$),网络政治表达对政治认同的影响也明显增强,并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18$)。这一结果表明,负面信息、网络政治表达可能与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作用,从而影响青年政治认同发展的最终结果。最后,网络公共参与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将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纳入模型 A3 后,回归系数与方向也有所变化,但未达统计学上的显著。

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不仅是青年政治认同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且可能在网络信息接触、网络参与互动与政治认同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为进一步解释网络信息接触、网络参与互动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因果机制,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三) 因果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为考察网络政治传播中信息接触、参与互动、个体政治心理与青年政治认同的最终发展结果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探讨网络信息接触、网络参与互动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作用机制,将正面信息、负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并列作为自变量,政治认同作为因变量,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因模型涉及的变量多,路径复杂,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25-26]。参照图 1 构建完整因果模型,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在考虑到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的共同作用时,自变量负面信息对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自变量网络政治表达对中介变量权威价值观,自变量网络公共参与对中介变量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均十分微弱,且路径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此同时,模型修正系数提示,政治效能感可能在权威价值观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发挥中介作用,依据模型简约性原则和修正系数对完整模型进行修正,逐一删除不显著的四条路径:“网络公共参与→政治效能感”“负面信息→权威价值观”“负面信息→政治效能感”“网络政治表达→权威价值观”,并增加“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后得到修正模型,模型拟合指标为: $\chi^2/df=1.326$, NFI=0.998, CFI=0.999, TLI=0.996, RM-

SEA=0.014。具体路径系数详见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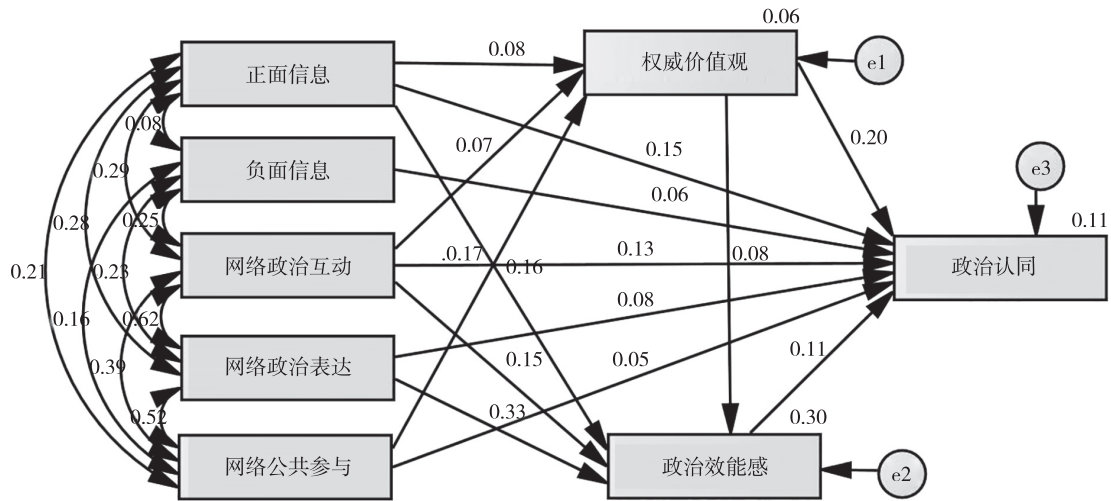


图2 路径系数图

从模型的各项参数及路径系数来看,修正模型能够较好解释网络政治传播中青年政治认同的主要来源和作用过程:第一,信息接触中的正面信息、参与互动中的网络政治互动两个变量,既可以直接增进青年政治认同,也可以通过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增进青年政治认同;第二,信息接触中的负面信息对青年政治认同存在直接的负向影响;第三,参与互动中的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的最终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会降低青年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增强青年政治效能感或权威价值观增进其政治认同。

使用 Amos 无偏校正百分位的 Bootstrap 检验多重中介效应,重复取样 1000 次,计算 95% 的置信区间。“正面信息→权威价值观→政治认同”“正面信息→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与“正面信息→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其 95% 置信区间为[0.022 0.046] ($P=0.009$);“网络政治互动→权威价值观→政治认同”“网络政治互动→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与“网络政治互动→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其 95% 置信区间为[0.020 0.046] ($P=0.005$);“网络公共参与→权威价值观→政治认同”与“网络公共参与→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其 95% 置信区间为[0.025 0.048] ($P=0.012$);“网络政治表达→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的 95% 置信区间为[0.015 0.050] ($P=0.025$)。以上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即权威价值观与政治效能感的多重中介效应显著,且表现出一定的顺序性,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详见表 2。

表2 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多重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

路径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占比
正面信息→权威价值观→政治认同				
正面信息→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	0.183	0.149	0.034	18.58%
正面信息→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				
网络政治互动→权威价值观→政治认同				
网络政治互动→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	0.166	0.134	0.032	19.28%
网络政治互动→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				

续表1

路径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占比
网络公共参与→权威价值观→政治认同	-0.019	-0.054	0.035	39.33%
网络公共参与→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				
网络政治表达→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	-0.040	-0.076	0.036	32.14%

对比基础回归的分析结果可见:第一,正面信息和网络政治互动是网络政治传播中青年政治认同最为重要的来源,对于青年政治认同始终起积极的建构作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负面信息则对青年政治认同起消解作用。第二,相较于基础回归分析,多重中介模型不仅较为清楚呈现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影响的双重特征,即负向的直接效应与正向的间接效应。相互抵消后的总效应值也能较好地解释基础回归分析中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回归系数的变化。第三,纳入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的因果机制模型有助于深入理解网络政治传播与青年政治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同类型网络政治传播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既有积极的建构作用,也有消极的消解作用。而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青年政治认同,还在一定程度上可消解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的负向作用。

四、结 论

基于网络政治传播的复杂性,本文从信息接触和参与互动两个方面,将网络政治传播变量细分为正面信息、负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检验了不同类型网络政治传播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影响,并引入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对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作用机制和过程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证实了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参与机制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及权威价值观、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构建了“网络政治传播——政治心理——政治认同”这一较为完整的因果机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一) 网络政治传播中信息内容属性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存在差异

正面信息接触有助于提升青年政治认同水平,而负面信息接触则会降低青年政治认同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区别于传统媒介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政治传播,网络政治传播的信息渠道和内容更加多元,一方面需要官方媒体针对青年群体的需求特点,通过创新信息传播话语方式、拓展信息传播渠道等途径提升其政治传播效力;另一方面需要对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负面信息及时回应,做到不回避尖锐问题,而是通过有效解释和权威说明积极引导,在沟通和交流中增进青年的政治认同。

(二) 网络政治传播中不同类型参与互动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存在差异

网络政治互动有助于增进青年政治认同,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影响则呈现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具有直接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增进青年的政治效能感或权威价值观这一间接路径提升青年认同水平。这一结果揭示并肯定了网络参与互动在形塑青年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网络政治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更是青年民意表达和互动的重要公共空间,不同类型的网络互动参与均具有重要的赋权效应,网络互动参与有助于孕育积极的公民精神,在赋权参与中促进青年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三) 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是网络政治传播与青年政治认同联结的关键中介变量

网络政治传播与青年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网络政治传播场域中青年政治认同的生成过程蕴含着政治信息的传播和个体政治心理发展的双向过程,个体在政治认同建构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作为行为主体主动实现外界环境与个体政治心理的联结,青年政治认同的建构受到信息传播、互动参与和政治心理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网络政治传播既需要提升信息传播效力,也需要营造良好的表达与行动空间,在参与、共享和对话基础上提升青年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从而促进青年政治认同水平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张明新,刘伟.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14(1):90-103.
- [2] 叶杰. 非官方媒体使用对制度自信的影响机制:以网民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1):70-82.
- [3] 彭正德. 论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87-94.
- [4] 沈远新. 论转型期的政治认同危机与危机性认同及对策[J]. 理论与现代化,2000(3):15-17.
- [5] 张涛. 在新一代大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J]. 当代传播,2016(6):5-7.
- [6] 贾哲敏. 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发展路径探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169-173.
- [7] 臧雷振,劳昕,孟天广.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行为:研究观点、分析路径及中国实证[J]. 政治学研究,2013(2):60-75.
- [8] 张凌. 公共信息接触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J]. 国际新闻界,2018(10):27-43.
- [9] 龙强. 互联网政治信息获取与政治认同的关系再考察[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6(4):63-68.
- [10] 王法硕,丁海恩. 官方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制度自信: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与政治知识的调节作用[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47-55.
- [11] 荆学民.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巡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2] 卢家银,段莉. 互联网对中国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5(3):56-62.
- [13] Im T, Cho W, Porumbescu G, et al. Internet,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itizen compli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4,24(3):741-763.
- [14] 徐家林. 网络政治舆论的极端情绪化与民众的政治认同[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174-177.
- [15] 王国华,闵晨,钟声扬,等. 微博的政治性使用对政治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地区大学生为例[J]. 情报杂志,2015(8):104-109.
- [16]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徐湘林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17] 李路路,钟智锋. “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J]. 开放时代,2015(1):172-191.
- [18] 张海良,许伟.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 CGSS2010 的实证分析[J]. 理论与改革,2015(1):108-111.
- [19] 马得勇,陆屹洲.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80-192.
- [20] 马得勇,王丽娜.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J]. 社会,2015(5):142-167.
- [21] 史卫民,周庆智,郑建君,等. 政治认同与危机压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22] 陈捷. 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 [23] 董毅. 基层民众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基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1.

- [24] Philip M P, Scott B M, Jeong-Yeon L,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 879-903.
- [25] 柳士顺, 凌文轻. 多重中介模型及其应用[J]. 心理科学, 2009(2) : 433-435.
- [26]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5) : 731-745.

A Study of the Role Mechanism of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ffecting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the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Political Psychology

Lv Cuifang¹ Zhou Yonghong¹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ffects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accurately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647 young peo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positive information and online political interaction help to enhance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negative information reduces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online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y the dual role i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among which authoritarian value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re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between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Creating a good environment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ve spaces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active constructive identity of young peopl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Keywords: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identity of youth; political psychology; mediation effect

[责任编辑:左福生]